

博野縣志卷七

藝文

諸志紀事辭尚簡明而風土民情古今沿革以及名宦鄉賢之故蹟忠義節孝之芳型不能曲盡形容則賴藝文以補其不逮此作志之通例也舊志獨無毋乃陋甚今就所見編輯以備厥體俾後之君子得以依類而加詳焉

宋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

觀文殿學士

歐陽修

廬陵

惟文簡公既塋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
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
上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文
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
冀公太一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

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
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
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
著作佐郎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會修眞宗實錄
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
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契丹嘗遣使賀上
卽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
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

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
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
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等以謂契丹所以
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壹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
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
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
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書常先慮謹備
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修其莫能窺其
隙

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
不以白隨卽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
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
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
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
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安殺人
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
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
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

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于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耳天子以爲然累

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
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重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
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海悟
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
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
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
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
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

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
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
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
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
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
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
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
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
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

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明年加馬步軍都部署
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
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
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
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
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
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
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

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鎮安軍節度
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不足以自效願復守
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
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朝二日贈中書
令諡曰文簡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
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
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
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
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自

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
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
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
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
臣修以爲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
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
播其事聲於咏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
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
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

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臣之矣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程子

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鄆縣主簿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

惟先生所部飲食茭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
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
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再期以避親罷再
調上元縣主簿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
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
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
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
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
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其始至

邑見人昔年遺愛以鼻飛鳥取其子折之致饒勿食
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羊鄉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移晉
號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
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
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
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
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
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

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

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
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
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一日
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
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室欲求賢育才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
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
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
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